



时兴华和他的作品

## 水电工爱上“木工活”

在时兴华家的工作室里，桌上摆着磨床、线切割、盘锯、铣床及各式各样的锉刀、锯子等制作工具，不大的屋子里都是他的宝贝。一旁的架子上摆着六七件这几年间他的得意之作：古色古香的天坛、美轮美奂的寒山寺普明宝塔、精巧细致的金山寺慈寿塔……无不令人眼前一亮。“这7年里，我陆陆续续做了不少作品，现在保留下来的都是耗时久、工序繁琐、制作得比较好的。”

聊起自己是如何走上制作微缩建筑模型之路时，时兴华的话匣子打开了，“也是机缘巧合。那时候学校要开兴趣班，问我能不能教他们做微景观。后来做了一段时间后发现植物太难打理，于是转为制作软陶，但软陶的材质难保存，容易开裂，后来我就研究用竹木结构制作建筑。”

虽然是零基础，但凭借40年水电工的手艺，时兴华无师自通，还渐渐做出了门道，“当时跟学校一个老师合作的一件作品在省里获得一等奖，我就慢慢有了兴趣，爱上了这项木工活。”

## 不画图纸，大脑里“精密计算”

榫眼、开槽、拼接……与别人制作模型前先绘图不同的是，时兴华的设计图都在大脑里。“一来是因为我不会画图，另外可能是做久了手艺活的缘故，只要多看几遍建筑物的照片，我大概就知道怎么做。”

在脑海里构思好形状后，时兴华就开始准备材料，根据预估的大小尺寸、板材厚度、楞子所需宽度不断调节打磨，再一点点完成。然而制作初期并不这么顺利，第一件得意之作——北京天坛，他用了整整2年时间才完成。“天坛的底部我是用牙签一点点裁、粘制作，它的难点第一个在于小，手常常抓不住；第二个则在于对尺寸的掌握上，当时比例没控制好，反反复复拆了4次才算满意。”时兴华说，天坛最特别的部分就是木斗，没有木斗的衬托，那不叫天坛，“光是木斗就大概花了半年时间。”

金山寺慈寿塔模型的制作也花了大半年时间，“这几件模型都不大，也就40—60厘米高，但拿金山寺慈寿塔为例，塔的孔眼就达到1000—2000个。虽然小，但工序复杂，宝塔每一层的高度要保持一致，翘起的角弧度要一致，如果一层不对，整个都要拆了重来。”

## 得到认可是最开心的事

时兴华的作品完成后，儿媳妇王珊将照片发到朋友圈好评如潮，“大家都说太厉害了！”

“退休后我也没什么其他的爱好，能得到大家的认可是我最开心的事。现在我网上用的头像就是微型建筑图，有网友看到后还找我定制呐。”最近这段时间，时兴华正忙着制作最新作品——北京四合院，这是此前一名网友“下的单”。“价格都没谈，当时就觉得被认可了，很高兴，就答应做了。”

工序复杂繁琐，精准度要求极高，模型的每一个部件都要求细致入微，即便是1毫米厚的构件也丝毫不敷衍，这需要制作者有极大的耐心，时兴华常常在工作台前一坐就是五六个小时，有时候夜里醒来灵感乍现，也会爬起来坐在工作台前捣鼓几下。

“中国古建筑模型的工艺技巧是一笔宝贵的财富，但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，很多传统技艺面临失传，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能把一些东西留下来。”时兴华说。



时兴华制作的“天坛”



扫码看视频

不久前，第十届国际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在法国东部城市梅斯闭幕。大赛上，来自苏州市吴中区胥口镇的沙红英克服身体不适，一路过关斩将，最终斩获钩针编织项目的银牌。“比赛前已经连续输液四天，所以心里很没底，能够获奖，真的很意外。”近日，沙红英在接受现代快报记者采访时显得有些遗憾，她觉得如果自己身体状态好的话，应该可以拿个金牌。

现代快报+记者 徐晓安 文/摄



扫码看视频

# 大妈练成“无影手”

## 两获钩针编织国际大奖

## 用一根钩针挣钱，给自己交学费还贴补家用

插针、钩线、拉线、打结……沙红英编织时手速飞快，针法娴熟，让人眼花缭乱，大家都喊她“无影手”。作为一名普通的农村妇女，沙红英能有参加国际大赛的钩针编织水平，还要追溯到儿时。

小时候村里不富裕，农闲时大人们就用钩针编织些小件，拿去村里的刺绣站换钱补贴家用。“那些漂亮的编织品很吸引我，正好家里比较困难，父母每日操劳，

还有两个妹妹要读书，我作为老大，也想分担一些，于是跟着大人学习钩针编织。”沙红英回忆道。

那时沙红英才小学三年级，心灵手巧的她在钩针编织上展现出惊人的天赋，很快就掌握基本针法，手速也越练越快。“我一有空就去把线材拿回来织，一晚上基本能编织出二三十块钱的量。”靠着编织，沙红英不仅挣够自己的学费，还能贴补家用，为父母减轻负担。

工作后的沙红英没有放弃钩针编织，常常凌晨四点就起来编，到点上下班，休息时间继续编，有

时甚至要编到夜里11点多。

## 残疾后自卑又厌世，钩针让她重回正轨

“当时我右腿髋关节一直疼，查出来是股骨头坏死症。”沙红英没有手术，仍坚持上班。“股骨头坏死，关节受阻变形，是不太好蹲下的，为了工作，我常常是一条腿跪着烧电焊。”要强的沙红英咬牙坚持，在冷作厂一干就是18年。

36岁时，上天再次给她开了个玩笑。“一次工作中，几百斤重的管子倒下来，压断我的右小腿，手术后我再也无法跪着烧电焊了。”这一次，沙红英彻底从健全人成了残疾人，这让她的心情陷入低谷，变得自卑、厌世。“当时的我很多次想过轻生。”

沙红英曾将近十年不愿去领残疾证，最终是在家人、朋友们的开导下，才慢慢地想明白“生活还要继续，爸妈和妹妹们都需要我，一定要振作起来”。去领残疾证填写材料时，她听说钩针编织能参加残疾人技能比赛，成绩好的话还有机会去国际上比赛，于是在特长栏郑重地写下“钩针编织”。

此后，沙红英全心专注在钩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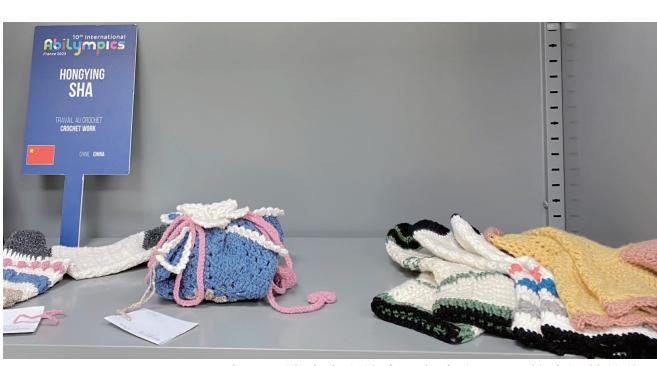
针编织上，积极参加残联举办的残疾人技能培训，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，这让她重新变得自信。除了参加比赛，她还在家人的帮助下开了一间童装店，看店的同时继续做着钩针编织。

## 靠钩针为国争光，赛前身体不适仍斩获银牌

2003年起，重拾自信的沙红英开始参加比赛，在市级、省级大赛中均获得过金牌。2016年，她参加在法国波尔多举行的第九届国际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，获得钩针编织金牌。一个月前，58岁的她再次走出国门，参加第十届国际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，赛前她已连续输液四天。她坦言：“两个半小时织一个包，针迹、针法、使用的颜色都不能出错。在家练习的时候就时间紧，加上身体不舒服，心里更没底。”

枣子针、短针、辫子针、长针……国际大赛上，五花八门的针法沙红英都能轻松应对，但比赛用的线材更硬更粗糙，增加了难

沙红英展示她的奖牌



在胥口镇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，展示着沙红英的作品

度。“我当时紧张，不断地用毛巾擦手汗，而且为了减少出汗，别人都穿羽绒服，我只穿了一件单衣。”她说，比赛时不敢看表，生怕来不及，只管开了倍速般拼命地编。最终，沙红英凭借超快的手速完成作品，还意料之外地获得银牌。

一根小钩针见证了沙红英的成长，也为她编织出一个大舞台。参加世界级比赛，让沙红英获得与多国选手交流的经验，也被整个赛事对残障人士宽容友好的氛围所感染，逐渐改变自卑的心态。如今的沙红英，除了自己做钩针编织，还当起了老师。

“胥口镇一箭河实验小学开设钩针编织的手工课，原以为这些孩子对传统手工艺没兴趣，没想到他们比我想像的更专注。”沙红英告诉现代快报记者，钩针编织可以培养孩子们的耐心、毅力、专注力，也能挖掘更多优秀的学生去参加比赛争夺荣誉。“现在患精神疾病的群体越来越年轻化，希望这些人加入到钩针编织的队伍中，我想帮助他们调整心态，走出人生的低谷与阴霾。”她说。